

## 疫中，守护武汉的生机与希望

封城期间，武汉儿童医院接生 2238 个婴儿，收治新冠患儿 780 例

本报记者完颜文豪、实习生丁莉 | 编辑刘荒

1月25日，农历春节。正忙着做午饭的李栋，突然接到市卫健委电话通知：抽调他参加筹备火神山医院，30分钟后在武汉市政府集合。

作为武汉市儿童医院(以下简称儿童医院)的一名医生，李栋没想到自己的战场却在火神山。他来不及道别，收拾好行李就出发了。

同为医护人员的妻子李露，深知新冠病毒传染性强，已有多位医护人员感染，她含泪用手机拍下了丈夫匆匆离去的背影。

5天后，这家儿童医院成为武汉唯一的新冠患儿定点救治医院。截至4月8日，全院共接生了2238个婴儿，累计收治新冠肺炎疑似、确诊患儿780例，目前已经全部出院清零。

在疫情的阴霾笼罩下，儿童医院的医护人员与死神抢时间，与病毒作斗争。一个个新生命在疫情中诞生，一个个新冠患儿在康复中成长。

这些发生在武汉市儿童医院的故事，成了这座城市守护生机与希望的缩影。

## 当一位孕妇哭着要写遗书

武汉疫情暴发后，当地很多综合医院成为新冠定点医院，大量非新冠孕产妇涌入儿童医院。据产科主任周洁琼统计，“今年一月份孕产妇数量，比往年同期增加了约20%。”

1月22日，武汉封城前夕，30多名孕产妇连夜赶来待产。由于部分医护人员被抽调到社区、方舱或其他科室，产科人手变得格外紧张。

回忆当时的场景，周洁琼至今仍感到压力巨大。不光孕产妇数量大，有的人可能处于潜伏期，家属却不愿意如实相告。这样的感染风险，大大增加了产科的压力。

分娩室护士长钟菊芳记得，有个孕妇在做剖腹产时，不停地咳嗽、发烧。直到手术结束，她才说出老公确诊的实情，怕先说了会被转到定点医院。

“好在我们一直有防护，这个产妇后期检查，也排除了新冠肺炎。”钟菊芳说。

“病房全是满的，甚至有人睡在检查室等床位。”产三病区主任周燕每天早晨上班时，都能看到这样的场景。最忙的时候，她在手术室、产房、隔离病房之间来回穿梭，一天要换6套防护服。

在产科等候区，一位孕妇独自坐着默默掉眼泪。原来，她有点发烧，跑了好多家医院都不收。产二病区护士长黄玉芳把她安置到缓冲病区，经检查结果正常，又转到了普通病区。

还有一位孕妇的丈夫是新冠患者，病情很重。她担心自己和孩子也感染了，心里很绝望，在医院哭着要写遗书。

“怕她想不开，给她安排的病房，连窗户都是钉死的，只留下一条9厘米的缝儿。”黄玉芳说，后来宝宝降生了，她忙着喂奶，就没时间想这些了。

疫情期间，有些孕妇出现轻度发烧或咳嗽症状，但病情紧急，来不及做核酸检测。产科临时改出一个排查病区，与定点医院隔离病房相一致。

这样，孕妇在门诊检查，结果正常会被收到正常产区；发现疑似或确诊，就会转诊到新冠定点医院；来不及做检查的急诊孕妇，则先进入排查病房，分娩后再做检查进行分流。

周燕和同事们还摸索出一套精细的转诊流程。新冠孕妇转诊出去生产后，新生儿如有疑似感染，又会转回儿童医院新生儿科观察治疗。

## 同样的产科，不一样的手术

封城期间，一些来不及做检查的危急孕妇，会留在产科做手术。与平时十几台手术相比，周燕现在每天最多做两台，却觉得任务更重了。

“疫情中都是紧急情况，手术难度提高了很多。”穿戴防护装备，在视野不清和四肢笨重的情况下做手术，这位经验丰富的病区主任，仍觉得是个不小的考验。

受封城影响，有些孕妇1月中旬做过产检后，来不及做第二次，又担心出门有感染风险，一直拖到出现危重情况，才急着来医院。

一天中午，钟菊芳接到急诊送来的一位产妇，发现婴儿的脚在下面，腿和臀部先出来了。当时这种情况比较惊险，容易造成婴儿窒息，后来经过抢救，婴儿顺利出生。

还有一些病人来时出血量很大，需要紧急抢救。“有的血钾特别高，有的是急性胰腺炎，还有出现抽筋的，过去也很少碰到这种情况。”周燕说。

周洁琼发现，疫情期间高血压的病人大幅增加。产科曾接到了五六七个血压特别高的孕妇，最严重的一位产妇，到医院时视力几乎完全丧失，一量血压，高至200/130mmHg。

“以前病人血压180就算比较高了，疫情中有高到200的，因为没有做产科保健和孕期检查。”周燕补充说。

由于交通管制和医院分流，有些孕产妇担心离开医院后，可能无法再回去。“有的人离预产期还有些日子，却拎着大包小包往我这儿一坐，怎么都不肯走了。”周洁琼说，有的产妇接近预产期，本来可以顺产，但不愿意回去，坚决要剖腹产。

“我担心剖腹产比例提高，会影响产科质量，没想到比去年同期还下降了0.4个百分点。”周洁琼说。

2月7日，一个23周零6天的宝宝降生了，体重只有500克。孕妇近8年未能成功怀孕，早产的宝宝是她第二次试管婴儿的成果，产科医生帮她强行保胎了6天。

生产时，新生儿科主任就已经等在产房里，宝宝一降生就被转到了新生儿科。经过一个多月的



▲武汉儿童医院的医护人员在护理新生儿。 受访者供图

精心护理，宝宝慢慢扛过了呼吸关和喂养关，体重也增加到了两斤多。

## 全市的新冠患儿都转来了

第一次进隔离病房时，陈国策穿防护服花了不少时间，进去后竟有种手足无措的感觉。

“过去处理常见病时，该怎么治都很清楚。那天走到患儿旁边，竟不知道该干什么，心理压力比较大。”这位新生儿科医生说。

陈国策非典期间还在上学，之前没有类似病毒的救治经历。几经磨合后，他逐渐熟悉了工作流程，但也会遇到一些紧急情况。

新生儿的治疗几乎没有先例可循，孩子没有表达能力，病情变化全靠临床观察。

“有时候孩子的血氧饱和度突然掉下来，心率和血糖也不稳定，都需要紧急处理。给患儿做插管时，要把患儿的口腔鼻腔打开，基本就是面对面接触，传染的风险也比较大。”陈国策说。

笑笑入院第5天，核酸检测呈阳性，由于是足月儿，没有明显的感染指标，只是心肌受损，通过药物治疗，康复过程十分顺利。

作为中华医学学会呼吸学组成员，陆小霞还参与了两版儿童新冠诊断、治疗和预防专家共识。在第7版的国家卫健委诊疗方案中，她的团队提出了4点建议，全部被采纳。

陆小霞还参与总结了171例新冠儿童的临床特征，包括对无症状感染者的思考，发表在业内知名的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上，网页版的浏览排名第三位，数十个国家发来邮件交流治疗经验。

笑笑入院第5天，核酸检测呈阳性，由于是足月儿，没有明显的感染指标，只是心肌受损，通过药物治疗，康复过程十分顺利。

## 贴在床头的“养娃说明书”

“宝宝每3小时吃奶一次；睡觉时会吵闹、揉眼睛，需要抱着慢慢走路；睡着后轻轻放入婴儿床，被子不宜盖过高，距下巴10cm以上……”

这是一份“养娃说明书”，贴在6个月大的乐乐床头。1月30日，乐乐住进了内科综合病房。由于家人感染，他成了一名无陪宝宝。

内科综合病房护士长陈小茜，联系到乐乐的妈妈，问清乐乐的作息习惯，并结合自己的观察，总结出这份“养娃说明书”。

乐乐醒的时候，喜欢被人抱着。“抱得时间长，胳膊蛮酸的。”护士陈君说道，科里的护士也会过来搭把手，她们大多都做过他的“临时妈妈”。

一个星期后，综合病房医护梯队换班休整，乐乐被送到了呼吸内科病房。“当时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坐在他的小床上，笑着看着我们往外走。”陈君说，“我们都舍不得，在那里站了很久才离开。”

呼吸内科护士胡纤的孩子，只比乐乐大一天，因为要上前线，也只能被迫断母乳。看到乐乐，胡纤就想到自己的孩子。

医院安排轮休的时候，胡纤回到了家，“宝宝盯着我看很久，好像都不认识我了。回过神来，他开始往我怀里扑，冲着我笑。”

疫情期间学习养娃的不只有年轻的护士们，还有很多新手爸爸。

有一位爸爸独自陪护七个月大的宝宝，在照顾孩子方面几乎一窍不通。“抱孩子的时候他用两只手端着，像上供一样。”陈君哭笑不得。

护士们慢慢指导他，怎么给孩子换尿不湿、冲奶粉要用多少温度的水、奶粉要放多少、怎么给孩子擦洗……孩子出院时，这位奶爸都能搞定了。

平常孕妇生孩子，都会有一堆人到医院，婆婆或妈妈都能照顾好。但疫情期间，产科为避免家属聚集，每名孕妇只留一个家属照顾。

老人对新冠免疫力较低，又不懂怎么办手续，产科就要求新手爸爸来全程陪护。

护士长黄玉芳觉得有个现象“很可爱很温馨”。一开始，这些爸爸不乐意，会说“我怎么会照顾孩子呢？”黄玉芳怒了一句，“你忍心把老婆一个人丢在这里吗？”

爸爸们只好硬着头皮上。“没想到他们都很能干，学习能力太强了，对产妇护理帮助很大。”

黄玉芳说，也有的爸爸笨手笨脚，学得比较慢。

## 画在防护服上的“汉堡包”

两个孩子正在病房里说说笑笑，刘思景一进去，气氛瞬间就沉默下来了。

“刚开始，不管我们问什么，他们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抱着手机，睁大眼睛默默看着我们。”呼吸

内科护士长刘思景回忆说。

大多数孩子第一次离开家人这么久，对陌生环境充满了恐惧。“他们看到白大褂，就想到打针好可怕，自己是不是生病很重，爸爸妈妈不要自己了？”刘思景说。

疫情期间，不少家庭发生聚集性感染后，大人去了定点医院或方舱，小孩就被送到了儿童医院，成了隔离病房里的无陪患儿。

“最多的时候，40张床位的病区里，有15个无陪的孩子。”刘思景说。

一个1岁9个月的无陪患儿，刚学会走路，还不会说话。医护人员很忙碌，不能时刻陪着他，刘思景就会给他放动画片。“孩子看着小猪佩奇，在那里笑，我却想哭。”

但是又不能让孩子看太久，刘思景关掉了电视，孩子瞬间大哭起来，仍然用手指着电视。“我想抱抱他，但是他在躲着我。”

第二天，医生去查房，看着白茫茫冷冰冰的防护服，刘思景突发奇想，给医生的防护服上画了一只小猪佩奇。离开的时候，孩子追着这名医生，抱住他的腿喊了一声“妈妈”。

从这天开始，所有进隔离区的医护人员，都在防护服上画了卡通图案。

再后来，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专属图案，刘思景也成了孩子们口中的“佩奇妈妈”。蝴蝶阿姨、机器猫阿姨、奥特曼叔叔，也渐渐被孩子们熟悉。他们还邀请孩子们帮忙涂色画画，病区的氛围好了不少。

一个5岁的小男孩总闹着吃汉堡。护士们带来了土司架，却依然打消不了他吃汉堡的念头。没办法，护士们就在防护服上，给他画了一个汉堡。

呼吸内科护士长李文清把这件事发到朋友圈，竟然得到医院领导的回复：“明天有惊喜。”第二天，肯德基的爱心餐送到了，鸡腿、鸡块、土豆……还是没有汉堡。

因为担心把病毒传染给孩子，很多医护人员从疫情开始就再也没有回过家。黄玉芳偶尔回去，也只敢在楼下瞅一眼孩子，看见窗户里面孩子的脸又圆了一圈，才觉得安心。

疫情使医护人员和年幼的孩子被迫分离，也提供了一次机会，让这些“医二代”们快速成长，更深切地理解父母的工作。

16岁的陈琪方算是“医三代”了，妈妈刘凡是儿童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医生，外公是另一家医院的返聘医生。她为了给在前线战“疫”的妈妈和外公加油，特意写了篇文章，创作了歌曲，还上了央视《新闻联播》。

“你背后支撑的那些人不仅仅是医生，他们也是父母……我希望他们能平安。因为我只有一个外公，一个妈妈。”除夕前后，刘凡看到这篇文章，感动不已。

## 尾声

4月15日，火神山医院关闭，结束了武汉保卫战的特殊使命。2天后，留下一个背影的李栋，参与完成3059位出院病人转接后，告别火神山，开始转入集中隔离期。

武汉儿童医院大部分科室陆续恢复正常。

这是一场儿童与成人共同面对的战“疫”，顺利降生的新生命，康复的新冠患儿，对一座经受大疫考验的英雄城市来说，没有比这更能代表生机不息，希望永在。

(文中患儿均为化名)